

第十層地獄

The T e n t h
C i r c l e

Jodi Picoult • 著
林淑娟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Tenth Circle

第十層地獄

Jodi Picoult • 著
林淑娟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11

第十層地獄 The Tenth Circle

作者◆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譯者◆林淑娟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鄭毓仁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THE TENTH CIRCLE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06 by Jodi Picoult

"Magic Words" © 1967, 1968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Inc. (www.edc.org)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8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320 元



ISBN 978-957-05-2293-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獻給尼克和亞力克斯
（和他們的父母，喬恩和莎拉）
因為我答應過有一天會把我的書獻給他們。

第十層地獄 / 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著；林淑娟譯。-- 初版。-- 臺北市：臺灣

商務，2008. 07

面；公分。-- (Voice；11)

譯自：The Tenth Circle

ISBN 978-957-05-2293-8 (平裝)

874.57

97008714

謝辭

寫這本書是一件大工程，如果沒有我的夢幻團隊成員們幫忙蒐集資料，我不可能完工。

我經常向他們請益：Betty Martin、Lisa Schiermeier、Nick Giaccone、Frank Moran、David Toub、Jennifer Sternick、Jennifer Sobel、Claire Demarais、JoAnn Mapson、Jane Picoult。

承蒙兩位女士幫忙強暴受害者找到脆弱的平靜：Laurie Carrier和Annelle Edwards。

這三位了不起的年輕女人讓我得以窺見青少年的生活：Meredith Olsen、Elise Baxter和Andrea Desaulniers。

感謝Atria Books和Goldberg McDuffie Communications兩家公司的整個團隊，尤其是Judith Curr、Karen Mender、Jodi Lipper、Sarah Branham、Jeanne Lee、Angela Starnes、Justin Loeber和Camille McDuffie。

Laura Gross每天打電話給我，她是位超盡職的經紀人。

Emily Bestler，我給她一本書，她說了我需要聽的，好聽的、該聽的話，好似她從來沒看過像這樣的書。

Joanne Morrissey，她替我補習但丁的課程，是我受困於地獄時最想拉著作伴的人。

我自己的私人漫畫書超級英雄：Jim Lee、Wyatt Fox和Jake van Leer。

Pam Force幫忙找開場的詩。

我的阿拉斯加主人：Annette Rearden和Rich和Jen Gannon。

Don Rearden，他不只是個很優秀的作家（他可能永遠會後悔曾說過：「嘿，如果妳想去阿拉斯加的冰原……」），也過度慷慨地分享他的知識和經驗。他引導我進冰原，直到幾個月後我完成了最後一頁。

Dustin Weaver，本書漫畫部分的鉛筆畫家說，他認為這樣的組合可能很有趣。當然囉：你畫出了這本書的靈魂。

最後，感謝Tim、Kyle、Jake和Sammy，他們給我快樂的人生。

在太初開始生息之時，
人類與動物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人類願意的話可以變成動物，動物也可以變成人類。
他們有時候是人，
有時候是動物，
人與獸沒有區別。
全都說同樣的語言。
那是個語言如同魔術的時代。
人類的心靈有神秘的力量。
無意中說的一句話，
可能造成奇怪的結果。
它會突然活起來，
人們希望會發生的事可能成真——
你必須做的只是說出來。
沒有人可以解釋那種現象：
但確是如此。

序曲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當你發現你的孩子不見時，你會感覺到胃部急速凍結、雙腿發軟，只有單一的藍調低音重擊你的心。她的名字的形狀，尖銳得像金屬銼刀，即使你試著用喊叫迫使它出來，它還是在你的齒間被攔截。害怕的氣息像一隻妖怪進入你的耳朵：我最後一次是在哪裡看到她？她會不會迷路了？誰可能帶走她？然後，終於，當你接受事實，你的喉嚨緊縮，你知道你犯了永遠無法修正的錯誤。

丹尼爾·史東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是十年前他去波士頓時。他太太要到哈佛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那是個足以構成全家去度假的好理由。當蘿拉在參與專題討論小組時，丹尼爾推著翠克西的幼兒推車走完整條鋪著鵝卵石的自由步道（Freedom Trail）。他們在公共花園（Public Garden）裡餵鴨子；他們到水族館觀賞眼睛又黑又大的海龜跳水中芭蕾舞。然後，當翠克西宣布說她餓了，丹尼爾朝芬威走廊（Faneuil Hall）和那裡攤販林立的美食廣場走去。

那個特別的四月天，是開春以來第一個溫暖到能夠讓新格蘭地區的居民，拉開他們夾克拉鍊的日子，讓他們想起一年裡除了冬季之外還有別的季節。除了多列像是蜈蚣般的學校團體，和以按相機快門為樂的觀光客以外，彷彿整個金融區的人都湧出來，穿西裝打領帶與丹尼爾年齡相仿的男人

們，聞起來有鬚後水和嫉妒的味道。他們拿著希臘羊肉烤餅、巧達濃湯和鋪著鹹牛肉的黑麥麵包，坐在靠近已故的NBA籃球傳奇教練瑞德·奧爾巴赫（Red Auerbach）銅像的長板凳上，斜眼偷瞄丹尼爾。

他對別人的這種反應習以為常——父親獨自照顧四歲女兒的確是相當不尋常。女人看到他帶著翠克西，會認為他太太已經過世，或者他剛離婚。男人看到他會立即將目光調開，為他感到尷尬。然而丹尼爾樂於當奶爸，即使拿全世界來跟他交換，他也不屑一顧。他很享受隨著翠克西的作息表來安排他的工作。他喜歡她的問題：狗狗知道牠們沒穿衣服嗎？成人監督是大人用來打壞蛋的力量嗎？他喜歡當翠克西被限制在車子的兒童安全椅上時，在她想得到他的注意時，她的話一開頭總是「爸……？」即使偶爾由蘿拉開車時也是如此。

「妳午餐想吃什麼？」在波士頓那天丹尼爾問翠克西。「披薩？湯？漢堡？」

坐在幼兒推車裡的翠克西抬頭凝視著他，她的小臉是她媽媽的迷你版，她們有相同的藍色眼睛和草莓色的頭髮，她對這三種食物都點頭。丹尼爾把幼兒推車抬上階梯到美食廣場的中央，海風的鹹味被油脂味、洋蔥味和炒菜味取代。他決定要買漢堡和薯條給翠克西，之後再到另一個攤子替自己買炸海鮮拼盤。他站在小攤子前排隊，幼兒推車突出於隊伍之外，像個石頭改變了人類交通的流向。「一個起士漢堡。」丹尼爾向廚師喊道，希望他聽得到。當廚師遞給他紙盤，他打開皮夾付錢時，他決定不買自己的午餐了，他的午餐不值得他再排一次隊。他和翠克西可以分享。

丹尼爾再次在人潮中巧妙地推著幼兒推車，等待離開人群進入圓頂篷。幾分鐘後，一個坐在長桌前較年長的男士收拾他的垃圾後離開。丹尼爾放下漢堡，轉動幼兒推車，這樣他才能餵翠克西

——可是車裡的小孩是個長著深色頭髮、深色皮膚的嬰兒，當他看到面前的陌生人時嚇得哭出來。

丹尼爾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嬰兒為什麼在翠克西的幼兒推車裡？他的第二個想法是：這是翠克西的推車嗎？是的，它是黃色和藍色，上面印著一些相同的小小熊圖案。是的，底下也有一個置物籃。可是奇哥（Graco）公司一定賣出上百萬輛同樣的幼兒推車，光是在美國東北部就有數千輛。現在，經過較仔細的檢視，丹尼爾發現這輛特別的幼兒推車前面有個塑膠活動把。翠克西的舊防護毯——以備發生危機時用的——沒有折疊起來放在底下。

例如現在就是發生危機時。

丹尼爾再低頭看看車裡的小娃兒，這不是他的孩子。他立即抓著幼兒推車，開始跑向小攤子。在那裡，和一個臉頰像甘藍菜的波士頓警察站在一起的，是一個歇斯底里的媽媽，他們的目光看向丹尼爾用來使得群眾像紅海那樣分開的幼兒推車。她跑了最後十步，把她的小寶貝從幼兒推車的安全帶後抱出來，擁進她懷裡。丹尼爾想解釋，可是從他口中冒出來的話是：「她在哪裡？」他歇斯底里地想，事實上這是個露天市場，不可能封鎖出入口，也難以對在場的人群宣布什麼，現在已經過了五分鐘，他女兒可能和某個偷了她的精神病患在一起搭地鐵，朝波士頓市郊最遠的郊區而去。

然後他注意到幼兒推車——他的幼兒推車——翻倒在地，安全帶解開了。翠克西上個星期已經精通此道。那變得滑稽——他們可能出去散步，而她突然從推車裡站起來面對丹尼爾，對她能夠聰明的自行離開幼兒推車，洋洋得意的笑。她釋放自己離開幼兒推車是為了去找他嗎？或是某人見到這個誘拐她的黃金時機，而幫她解開安全帶？

在那一刻之後，有一段時間即使到現在丹尼爾還想不起來。譬如，一大群警察花了多少時間聚

集在芬威走廊附近幫他找女兒。或當他喊著女兒的名字經過時，其他媽媽趕緊把她們自己的孩子拉近身邊的樣子，猶如深信壞運氣是傳染病。警官不斷地問他問題，那些是好家長的測驗題：翠克西多高？她多重？她的穿著為何？你有沒有教她要提防陌生人？最後一個問題，丹尼爾無法回答。他有沒有，或他只是剛打算要教她？翠克西知道該尖叫或跑開嗎？她叫得夠大聲，跑得夠快嗎？

警察要他坐下來，他們才知道必要的時候要到哪裡找他。丹尼爾點頭答應，等他們一轉身，他就站起來。他尋找中庭的每個食物攤後面。他搜尋圓頂篷下的每一張桌子底下。他衝進女生廁所，叫喊翠克西的名字。他檢查賣人造假鑽耳環、印著麋鹿的襪子、或能把你的名字刻在一粒米上的小販推車打皺摺的布簾下方。然後他跑到外面去。

中庭裡滿滿的都是人，他們不知道就在離他們二十呎外，有個世界已經顛覆。當丹尼爾蹣跚地經過他們時，他們正笑著在購物、閒逛。一般公司的午餐時間結束了，許多上班族走了。鴿子啄食人們在鵝卵石間留下的麵包屑。而蜷縮在奧爾巴赫坐姿銅像旁，正在吸吮大拇指的小女孩，正是翠克西。

直到丹尼爾見到翠克西，他才明白，他在她不見了時，心魂宛如一點一點地被擊掉。諷刺的是，他一得知她失蹤後同樣的症狀重演：雙腿顫抖、無法言語、完全不能動。「翠克西。」他終於輕喚，然後她在他懷裡，三十磅的甜蜜放鬆。

十年後的現在，丹尼爾再一次把別人誤認成他女兒。不過這次她不再是個坐在幼兒推車裡的四歲幼兒。這次，她失蹤得比二十四分鐘還要久得多。而且是她離開他，而不是他離開她。

丹尼爾強迫他的心神回到現在，在他駕駛的雪上摩托車遇到岔路時減速。暴風雪吹進排氣管

——他看不見他前面兩呎的地方，當他花時間往後看，他的蹤跡已經被大雪掩蓋，回復無跡可尋的綿延冰原。尤皮克族愛斯基摩人有個形容這種大雪，這種會刺痛你的眼睛後面，而且像是一陣冰箭射到你光裸肌膚的雪：pirelvag。這個語詞浮上丹尼爾的喉嚨，像看見第二個月亮那麼令他吃驚，那是他來過這裡的證據，不管他多麼成功地說服自己他沒有。

他眯著眼睛看——早上九點鐘，可是在十二月的阿拉斯加，沒有多少陽光。他呼出的氣息像蕾絲掛在他面前。有一剎那，透過如簾的大雪，他以為他可以看到她頭髮的明亮閃光——像從一頂舒適的毛帽裡溜出的狐狸尾巴——可是只有驚鴻一瞥。

尤皮克人也有個形容非常冷的時候，那時一杯水灑到空中會瞬間變硬，像玻璃掉到結冰的地上之前的模樣：cikug'erluni。丹尼爾想，一個錯誤的舉動，我周遭的一切就會崩潰。所以他閉上眼睛，將油門加速，讓直覺接管。幾乎立刻，他以前聽過的長者的聲音回到他耳邊——在樹的北方生長的雲杉的針葉比較尖；淺的沙洲使得冰彎曲——那指點你，當你周圍的世界改變時，如何發現自我。

他突然回想到在芬威走廊，翠克西在他們分離後重逢，融進他懷裡時的那一刻。她的下巴搭在他的肩膀後面，她軟綿綿的身體充滿信任。不管他做了什麼，她還是相信他會保障她的安全，會帶她回家。後見之明，丹尼爾可以看出那天他所犯的真正錯誤是，沒有隨時回頭看。大家都相信你可能在一剎那失去某個你愛的人，但實際上那是個花了許多個月、許多年，或她的一生，才完成的過程。

那種冷會使得你的睫毛在你走出室外的那一分鐘結冰，你的鼻孔裡面感覺像有破碎的玻璃。那

種冷會穿透你，彷彿你和網孔一樣通風。翠克西·史東在學校的建築物下面冰凍的河岸上顫抖，學校暫時成為吐魯克薩克（Tulukak）雪橇狗檢查站的總部。此處離她爸爸開著借來的雪上摩托車在冰原上留下的痕跡六十哩。她試著想出要待在這裡的理由。

很不幸地，有更好而且更好的，她應該離開的理由。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待在一個地方太久是不智的。第二，人們遲早會猜出，她不是他們以為她是的那個人，尤其是如果她繼續把每一件他們給她的作品搞砸。可是話說回來，她怎麼知道所有的雪橇手在K300的賽程中，都有權利在幾個檢查站，拿免費的乾草給他們的雪橇狗，包括吐魯克薩克這裡？或是你可以帶雪橇手到儲存食物和飲水的地點……可是你不准幫忙餵狗？在那兩次挫敗後，翠克西被降級到去照顧被丟出狗隊的狗狗，直到冰原的飛行員抵達，把牠們運回貝瑟爾。

到目前為止，唯一被丟棄的狗是一隻叫做裘諾的哈士奇。凍傷——是雪橇手拋棄牠的堂皇理由。那隻狗一隻眼睛是棕色的，另一隻是藍色的，牠用訴說被誤解的表情，凝視著翠克西。

在剛才的一個鐘頭裡，翠克西設法偷偷多給裘諾一把狗食和一點餅乾，那些是從獸醫的補給品摸來的。她想知道她是否可以用偷來的皮夾裡剩下的一些錢，從雪橇手那裡買下裘諾。她想如果她有可以信任的狗，而不是會告發她的人作伴，她繼續逃亡應該會好過一點。

她知道麗芙兒和摩斯和其他在她家鄉另一個貝瑟爾的朋友們——緬因州的貝瑟爾，不是阿拉斯加州的貝瑟爾——他們如果看到她坐在積雪的河岸上吃鮭魚肉乾，聽瘋狂的狗吠狂響曲，預告一支狗隊即將抵達，他們不知道會怎麼說。他們可能會認為瘋狂的人是她。他們會說，妳是誰？妳把翠克西·史東怎麼了？問題是，她也想問同樣的問題。

她想穿上她最喜歡的法蘭絨睡衣，它們因為經常洗而柔軟得像玫瑰花瓣。她想打開冰箱，在堆在架子上的食物中找不到任何想吃的東西。她想要厭煩收音機播放的一首歌，聞她爸爸的洗髮精味，被走廊上角角捲起來的地毯絆倒。她想要回去——不只是回到緬因州，還要回到九月初。

翠克西可以感覺眼淚竄升到她的喉嚨，像波特蘭碼頭的水印，但她害怕有人會注意到。所以她躺到鋪了乾草的地上，她的鼻子差點碰到裘諾。「你知道嗎？」她耳語。「我有一次也丟掉過。」

她爸爸沒想到她記得在芬威走廊那天發生的事，可是她記得——一點一滴地在奇怪的時候浮現在她腦海裡。好似當他們夏天去海灘，她聞到海洋的味道：那突然變得難以呼吸。或是當她去看冰上曲棍球賽，或是電影院或是其他地方。混在人群裡，有時候會令她感覺胃不舒服。翠克西也記得，他們在芬威走廊丟棄幼兒推車——她爸爸直接將她抱進他懷裡。即使在他們度假結束回到家，買了新的幼兒推車，翠克西也拒絕再坐進去。

她不記得的是那天她走失的那部份。翠克西想不起來她是如何解開安全帶，如何穿過移動的人腿之海走出門外。然後，她看到一個看起來可能像是她爸爸的人，但是他其實只是一尊坐著的銅像。翠克西走到長凳那裡，爬上去坐到他旁邊，感覺他金屬的皮膚很溫暖，因為太陽整天烘著她。她蜷曲起來倚著銅像，一直緊張不安，希望她能快點被找到。

這一回，那卻是她最害怕的。

#5
DANIEL
STONE

THE IMMORTAL WILDCLAW



IN: THE TENTH CIRCLE

《長生不死的野爪》第五集 丹尼爾·史東繪製

在《第十層地獄》裡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